武備志

武備志卷十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立之學官、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

上篇

中篇

下篇

上篇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凉。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

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

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

此亦孟子好色好貨之答右軍之郤豈非兵敗哉

軍少郤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郤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郤為奇且右軍不郤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少郤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郤皆可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郤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

之如已

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爲奇奇兵變爲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三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有二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一軍爲正兵一軍爲奇兵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唯

陣與練之分正爲此一句道破

善悟

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曹公之說無異衛公以爲異耳後出者不自旁而旁擊

民可使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迴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

民不可使知

衛公每輕出言故亦未權

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徉北以誘敵而勿加罪）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

信然

堅御衆無紀所

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

以致敗苟無委亦豈免耶

即古之牙兵今之家丁

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天地風雲四陣爲四正龍虎鳥蛇四陣爲四奇其餘四正四奇之外凡奇零之兵皆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奇餘零也因此爲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

盡乎陣矣

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大陳之間又容小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敵若擊吾之尾、則以前爲後、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

法眼

起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

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一井十六井爲一丘、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爲布陣之法以四隅爲空虛不用之地、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

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旣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此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耳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

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治民以五家爲一軌故治兵亦以五人爲一伍以下准此）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

可以破拘儒務多之見

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
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
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
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
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
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
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

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法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計百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在車之右者即以車轅為法則故挾轅而為戰備焉

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非智者不知

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車

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攻車守車二乘凡用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輕車重車各一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宗道及阿史那

杜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勑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勑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

太宗此疑亦自神武

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

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蕃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

漢以弩長而今北邊無弩悲哉

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于馬馬利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先示以番漢之形使敵人從之我却變其形而與之戰此即奇正相生之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

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武備志卷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中篇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以爲諸將

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

通予原始不可畫矣

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設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鬬，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

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

今敎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敎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軍校敎士之法一人學成敎之十人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敎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蓋古者以車十五乘爲一偏言以偏居先而伍卽隨之承車之空而彌縫其闕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

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以尺板爲籍以爲士卒功次之符驗也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儴直所

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四隅四落、相爲鉤連、而不斷續、一曲一折、相爲對待、而不參錯、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

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

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步數之法、下定於地、地體方、故步亦用方也、行綴之法、上應於天、天體圓、故綴亦用圓也、雖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駐隊即前所謂兼車而出者也師隊即前所謂跳盪騎也)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戰隊即前所謂戰鋒隊也言與上二隊相去一隊之間又立一戰隊以繼之)前進以五十步爲節(各五十步爲限即不得過)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内(然亦不過十步之内)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籠其鎗而蹲跪以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振鼓爲節使之三次呼噪三次擊刺)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去敵自三十步至五十步爲率以控制敵人之變動)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臨戰時更爲節止)前正

後奇觀敵何如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

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問軍中五方之旗各從其青黃赤白黑一定之色此爲正兵乎旛麾之用曲折衝突無有定向此爲奇兵乎且旌旗旛麾各以分合爲變化其隊數何如乃爲得宜也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

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軍之分合以旗爲號欲令三隊合爲一則旗相倚而不交接欲五隊合爲一則令兩旗相交爲號欲十隊合爲一則令五旗相交爲號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爲號而開其旗五交之旗開則前十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十二交之旗開則前五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五相倚不交之旗開則前三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兵當分散之時則以散爲正而合爲奇當合聚之時則以合爲正而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復歸于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

解人不爲姦瞞所欺

所宜也、三次命令、五次申論、三令之散、五令之合、散合既周、復令歸於正兵、如此則八陣中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習、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耳、其實同一馬騎、但各立名號、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以前後中分爲三覆擬轉、不言左右兩廂者、舉前後中以見其餘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

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

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軍中表說、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十二辰之次、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

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以一陣爲下營之法以五陣分金水木土火而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即五行陣也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因地方形勢不同故須習之以待用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

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言古有此言否

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兵家以先為陽以後為陰若敵在先而吾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節方盈之時乃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微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牝為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為牝牡為陽而設左隊之兵以為牡早為陽而或順天道以用早晏為陰

而或順天道以用晏此則左右早晏臨時
制用不同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左右者
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
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
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
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
者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不在正擊敵取勝
用正此爲奇正相爲變化者也兵伏者不止山谷
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
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龍虎

李安 豆特 仁哉 言實 評所

高太宗 敢你宜

虵四陣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
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
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
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
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
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
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
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

其初意不爲臣也

人人宜服膺

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益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行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

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藉僞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爲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非如魏絳戮楊干穰苴斬莊賈）亦推赤誠在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

此一時解釋之言正衛公妙處後人莫爲瞞過

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乘、謀之下者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

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

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行馬即木螳螂劍刃扶胥）也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一言破千古心

武備志卷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三 終

下篇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

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絕澗天井天陷天隙之地及如天牢天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

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整訓宜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當分而不能分爲羈縻之軍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

不能加之故遂良久

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階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

術公明道破今人尚不悟

術柰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

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妙合

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已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已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

苟能知已、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巳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巳、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爭鬪、雖死不省、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

一目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有損否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

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洩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讎、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

懷其舊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

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

爲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明智之將不以爲法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并宜生心事者出

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

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綏者不戰而退還之名也、司馬法曰、逐奔不

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遂、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巳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奪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愼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武備志卷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唐李筌作摘其論兵法者三十二篇餘見別類

天無陰陽篇第一

地無險阻篇第二

人無勇怯篇第三

主有道德篇第四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二　原三十三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深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

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來草木甲折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雨霜百卉是萎而蒙蔽之草木不傷陰陽寒暑不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爲陰陽而變之哉昔王莽招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備於行間及昆陽敗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雹雨下樹當是之時豈三門不典五將不廢耶亭亭白奸錯設太歲月建邪當是之時殆至於此張伯松者値

亂出居營內爲賊所逼營中豪傑悉皆遁去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擄財物被掠桓談語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責功賞勞則不禱祠而得福人無厚德而用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候於雲氣少勇少力而望於天福怯不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之

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虛無之形、不可以決勝負、不可制死生、故良將不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君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須求之於人、吳起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不爲人害、人事不起、不爲人始、天時者、敵國水旱災害蝗蝗霜雷荒亂之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作

爲譎書而寄勝負於天時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之於兵、有何傷陰陽哉、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爲兵之助、尤近於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逆德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門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居、左孟門、右太華、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荒淫敗政、武殺之、秦之地、左崤函、右北隴、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

不道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霸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海、右衡山、德義不修、吳主終於歸命侯、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峽、右卭僰、南有瀘淇之障、北有劍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而言、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世之國、惟明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三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勇、

蜀人儒、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浇薄、海岱人壯、淮泗人懦、崆峒人武、燕趙人鋭、涼隴人勇、韓魏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圓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旣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堯關、祉洪之將、北於戲水、則秦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潢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亮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為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儒、楚人輕、項羽破秦

軍虜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窺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藏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多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之衆凡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之人何得而稱銳涼隴之人勇將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定偃江水特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

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凉朧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男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恒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法天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覇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

此等語非漢後人所能辦

尚譎詐、聖人之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法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強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併爲六國、連兵結難、戰爭始起、六國之君踈道德而親權勢、權勢行、則不得親、道德廢、則不得不踈、理其然也、惟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衡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衡用兵、則萬物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淸、神

清者智之泉智乎者心之符神清智乎乃能形萬物之情人主之形萬物之情財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不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天闕於理失於小人則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干戚而服苗魯以泮

官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霸、以力勝者強、強兵滅霸、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於天下、人主之道、信其然也、

國有強富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農者、術之在事而富在粟、計戰者權之在謀而強在兵、故曰、與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按兵而勸農則粟爵任、粟爵任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

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霸，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可以富強，乘天之時者，春樹穀，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辨燥濕，別土宜，疏泉源，濬溝洫，國有天地之饒，而人不足於食，器械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商工不備也，通四遠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餘力以長地財，用資軍實，謂之農夫，理絲蔴，成其衣服，謂之女工，雲夢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荊楊之皮革，骨象，江衡之楠梓，會稽之竹箭，燕齊之魚

鹽氊裘兖豫之漆絲絺紵、鄭之刀、宋之筋、吳越之劒、魯之削、燕之角、荊之幹、汾湖之箭、吳越之金錫、此地之利也、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完丘、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越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野、宋之孟豬、此地之良也、共居其地、非有灾害疾病而貧賤者、非惰而奢、共居其地、世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實而相兼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

道理地足容身、士人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財貨可聚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貧、不患無財、不畏強禦、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湯武征伐而服諸侯、國愚則智可必強、國智則力可以強、用智者可於強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富於內而強於外、是以漢武帝平百粵以爲國圃、却羌胡以爲國園、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駼駃騠實於外廐、匹庶乘堅良、民間厭橘柚、此謂智於內而富於外也、秦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

不能糴、農不得糶、廢逆旅、一山澤、貴酒肉之賈、重開市之賦、使農逸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廩實、人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爲軍資東向而吞諸侯、此謂力富於内而強於外者也、故知霸王之業、非智不戰、非農不贍、過此以往、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也、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名、無勇功、或賢而或愚、年癡而乍醒、不可以事迹有、不可以人物得、其得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

智同信得而言順、如覆水之於地、先流其濕、如燎火之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湯得之於鼎飪之間、自升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孟津之賣漿、周得之於垂綸之下、伐紂而立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持矢乞食於吳、王闔閭嚮風而高其義、下階而迎之、三日無語、而言無復疑者、范蠡生於五戶之墟、爲結童時、内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狂、丈夫文種來覩而知其賢、扣門請謁、相與歸霸於地戶、管夷吾來縛魯齊桓

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委之以政韓信淮陰之怯夫南鄭之亡卒漢高歸之以計故曰人君之心如鑒鏡如渟泉真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收賢任能不失其時也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因人視之借人聽之其猶眩瞽瞍以黼黻招聾天以韶武玄黃宮徵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覇未之有也是以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廢興之道在人之心遭賢之時非在於兵強地廣人殷國富也

將有志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伯皇氏至子容成氏、不令而民自化、不罰而民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怡然若赤子、庖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王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殷衰、湯武王道德廢、智謀用、秦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

歡

靜幽正理四字介乎先天之道

而敗魏武、先主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符堅任王猛之智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氏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極高歡之鋭、梁任王僧辯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熲之智而面縛陳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有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故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術有陰經篇第八

經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量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征有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善者也、夫太公止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荒惑敵國之主、陰遣諫臣以事之、尢之以巫祝、使其尊鬼神也、重其綵色文綉、使其賤

糴而易之、貴糴其蔽粟、使空其倉廩、遺之美好、使熒其志、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樓、竭其財、疲其力、移其心、易其性、使變更謡俗、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敎、愛人而與官、無功而與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著龜卜筮、鬼神禱祠、譏諫諂佞、奇伎貨財、行於門戸、其所謂是者、皆所謂非也、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讜之路、然後淫之以色、玩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爲欺、以不信爲信、以忠爲詐、以不忠爲忠、諍

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居草野、以小人居廊廟、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經之、其國已可破矣、以兵縱之、其君可虜、其國可隳、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殺紂、戮越用此而吳國墟、楚用此而陳蔡舉之、晉用此而智氏殘、韓用此而東周分、儒生之言兵、皆曰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之業、萬乘之君無破亡之兆、昔夏廣而敖狹、敖大而用小、越弱而吳強、所謂不戰而勝者、陰經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數、

聖人昭然獨見、怡然獨喜、其在茲乎、

數有探心篇第九

經曰古者鄰國烽烟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長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鄰國往來、專用間諜、縱橫之士、專隱括之人入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尊儒墨、宗廟殄滅、非達與智慧、不能禦伐、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見物情、不能成名、才賢不明、不能用兵、

戰國人技量不出範圍

名實不眞、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闔揣摩、飛箝抵戲之篇以教蘇秦張儀游說諸侯之國而探諸侯之心、於是術數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敗、渾如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靜其志同人之心於有所愛惡知止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慮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

漆之無使復反、如養由基之揉弓、逢蒙之挾矢、其發無不中的者、其猶設罝罘以羅魚兔、張其會𥕢、其要脇、其虛動、必衝繼而挂目、亦奚有所遺哉、然揉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揉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揉智士之心、必以忠誠、勿以欺殆、揉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揉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揉好財之心、必以賄賂、勿以廉貞、夫與智者言、必依於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與博者言、依於辨、博陳古而辨應今、則古不可御、今與貴

訊到獨
子方神

者言依於勢貴位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禁勢與富者言依與物富積財而物方實則財不足以易實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匱之而利豐贍則乏不可以周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謙而謙降下則賤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毅則勇不可以懼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而銳聰明則不可察聽此人者皆本同其道而未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表而不曉如此則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或

故曰聖人用獨

上駟中駟之說爲事一

縱或橫如偃枯木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則制於人者制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所長攻人之所短見已之所長蔽已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其爪牙禽之動必先於嘴距螫虫之動必先其毒水虫之動必先其甲夫禽獸虫蟻之屬尚用其所長以制物況於智士乎夫人好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術之好談名法者必以權橫挫之必

弭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使無出吾之右、徐以慶弔以言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爲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榮華、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弔則悲、與賤者言慶則悅、悅其心迎其意、或慶又或弔、以感其志情變於内者、形先於外、當以其所見而觀其隱、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覇王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第十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嚚柢柔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豪家強臣昏姻嬖昵為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討上發謀下詛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是故文宣王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魯國清田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定齊魏絳戮楊干於亂行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於帳中而天下怖夫誅豪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權生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庸豪強有兼才者

則駕而御之，教而道之，如畜鷙鳥養猛獸，必節其饑飽，剪其爪牙，縻其足，呼而隨之，嗾而走之，牢籠其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惡恣其武，縱其心，横其志，使禍盈於三軍，怨流於百姓，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善人之資。為國之將，為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成軍之威哉。